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九州攸同

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蓋必先辨之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不有以辨之則亦無自而同之也禹貢所載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敘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

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故序言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蓋所以總結治水制貢之意於其始此則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

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是又所以總結其

治水制貢本末之意於其終也序言别此言同雖

所從言之異其實先别而後同也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皆可居唐孔氏以謂室隅爲隩隩

是内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内遂以隩表宅案爾

雅曰室西南隅之奥以隩爲室隅當讀曰奥不得讀

為隩矣隩既為室隅矣而又曰既宅則其文亦為重復案詩淇澳音於六切王氏曰隩隈也孫大夫曰隈水曲中也又曰崖内為隩李巡曰崖内近水為隩則是淇澳者是淇水之隈曲處也此隩當與淇澳同盖當洪水為患崖内近水之民猶不得安其居至於懐襄之難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後四方之民居崖内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涯者猶得安其居則居平原曠野者盖可知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山刊旅謂九州名山皆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澤既陂謂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所泛溢矣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於山曰刊旅於川曰滌源於澤曰既陂各言其所施功之實也唐孔氏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綱而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而言之此說是

也太史公有導九山九川之文說者因此遂謂所刋旅者自岍及岐至於敷淺源之九山也所滌源者自弱水至於洛之九川也既以岍岐以下為九山弱水以下為九川於是遂以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菏孟豬為九澤太史公雖無九澤之明文往往其意亦將以是爲九澤此皆牽强附會非經之本意也施博士雖有適然可合之數然求其意則無必然可信之理然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為言矣此說是

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又重述其制貢之事也洪水汎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絶而不通至於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於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至於是則北自碣石西

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於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六府孔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孔修甚修也四海會同則有輸貢賦之道矣六府孔修則有輸貢賦之物矣於是繼之以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漢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所慎者貨財貢賦言取之有節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據孔氏之意蓋以謂中邦者指九州而言之也

由孔氏為此說諸儒因之遂皆以中邦為諸夏謂土貢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中夏而已蘇氏王氏張諫議之說皆然然而以中邦為九州則與上文四海會同文勢不相貫又未足以見禹貢重叙成賦中邦之意不如顏師古之說為善顏師古以謂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賦貢皆隨其土地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於京師也中邦京師也案孟子曰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然後之中國

踐天子位焉自河南而之冀都則以謂之中國是中邦指京師而言之也顔師古以中邦為中國意亦類此蓋戒賦於京師則與上文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之意相屬矣九州之下所敘九等之賦但言其多寡相較之差而已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也故此既言四海會同六府孔修矣於是遂言其所充之物謂九州之内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化居以之充其

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爲準三壤即九州之内所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也蓋賦本出於田故其支移折變則隨其田賦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京師也如下文五服所敘其輸禾藁粟米於都城者爲甸服五百里之地而已五百里之外則遠不能致使其亦輸秸粟米於都城如畿内之五百里則其費大矣故禹惟以其田

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其輸於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且有懋易有無之利及於斯民其為公私之利大矣本朝都汴亦取漕運之利江淮歲漕六百萬石楚泗以上沿流置轉般倉其張官置吏舟船廪庾之費歲以百萬計議者以轉般為煩擾更置直達法而其弊愈甚其費愈多又為江淮舟船數十郡之害夫以汴都之距江淮蓋甚近也而歲漕江淮之米於汴都其弊猶如此況

冀州遠在九州之北而荆揚之壤達於帝都者或須航海或須陸運苟使之輸其田賦所出之本物則其費爲如何邪故使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則荆揚之地如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左氏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

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氏稷封於邰賜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陳博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徧矣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當洪水未平之時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昬墊其政教之所施蓋自有壅遏而不得行者至於川澤既平貢賦既修疆天下以封建諸侯而錫土姓則治既

定矣功既成矣天下復何為哉惟欽我德以為先則下之人無有距違我之行者此所謂恭巳以正南面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所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為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也

五百里甸服

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盡之而其所以彊界天下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於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為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為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

自甸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為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為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施於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為言遂從而爲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四面

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於荒服每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至於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内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於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為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於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

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為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他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

古無此理以某覲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於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漢

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曁則皆已至於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於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

於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於好大喜功而為之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為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當以禹貢之書為正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地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蓋禹貢之甸服在於五服之內自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之地為甸服也甸田也主為天子治田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內主爲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為名百

里賦納緫至五百里米可見其治田所輸之事也

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此所敘五服先提其里數與其名於上然後列其每服之内逺近差等於其下甸服分而為五其寔即上文所謂五百里甸服非於甸服之外又有此五百里也先儒徒見經文之重複故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六千里夫經於

侯綏要荒之下皆有細數而謂甸服特有此數故不可也鄭康成又謂五服之别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於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别至於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此其說不惟道里之遠近與經不合然記載之體亦有所不便者甸服之外五百里所輸者果何物邪侯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各有所建矣彼侯服之外五百里所建者果何國邪則是知其說之不通也惟孔氏於百里賦納總之下注曰

甸服内之百里於百里采之下注曰侯服内之百里此則是經之本意也甸服五百里之地皆為天子治田輸之於王城者也然地有遠近則其所輸之物亦有精粗輕重之異也近者粗遠者精近者重遠者輕各量其力之所任而為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以見其所輸者皆田内所出之賦也所出賦同惟其所納之物固有不同而已距王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之納總者橐與穟併納之也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

銍銍者刈禾鐵也謂刈禾穟而納之不輸其藁也三百里則愈逺矣故納秸秸藁也納秸易於納穟葢逺則彌輕也雖納秸為彌輕然計其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而三百里乃能納藁秸比於納粟則太優矣故唐孔氏以謂藁粟别納非是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為與粟兼納乎攷之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獨有服字則知納藁雖優其所相補除者當必在此顔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

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利薄於粟米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移用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利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此說爲盡唐孔氏謂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則失其旨矣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四百里五百里則尤遠矣故納粟米蓋愈遠則愈輕

也薛氏曰曰粟焉曰米焉則爲輕矣夫禹之取於民
者不過什一之法耳今其所納之物有如此之不同
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曰直納粟米爲少
禾藁俱送爲多其於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
輕而近重耳此說皆是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之
所載但及夫五百里之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
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
立文耳薛氏曰畿内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

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賦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之外五百里則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

其人民社稷以為天子之藩衛也近王畿百里則建
卿大夫所食之采地又其外百里則建諸男之邦又
其外之三百里則皆諸侯也必先采地與男邦乃及
諸侯者先小而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逺也所必如此
者王氏曰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
之助此說為善輸賦稅則逺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
則逺者大而近者小逺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
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二百里納銍三百里

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為天子治田者也故以甸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皆封建親賢為王室藩衛者也故以侯名之其服名如是則制服之差等亦如是此其所以為善疆理者也若周之九服則不能如是矣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甸服乃在侯服之外采服又遠於男服其制度必不能與其名相稱

考之周制采服在王畿之内而公邑之地謂之邦甸亦在王畿之外侯邦與男邦雜建於天下之間無復遠近之别則是周時所謂九服之名始借夫是名以為遠近之别矣其制度寔未嘗與之相稱也由是觀之疆理天下雖出於洪水既平一時之事然考其制度實萬世所不可企及之功也嗚呼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旣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强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三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設為綏服以為内外之辨此服之内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此綏服五百里亦分為二節其内之三百里接於甸侯者則揆文教其外之二百里接於要荒者則奮武

衛揆文教者揆中國之教也或問揚子雲曰八荒之地禮也樂也孰是曰發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以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吳秘注云礙止也止以為凖此篇於綏服三百里謂之揆文教其實奮其威武守衛中國不純以中國文明之治也左氏傳曰戍王選建明徳以藩屏周封伯禽於少皥之墟封康叔於商墟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魯衛之地在於文教所揆之内故疆以周索至於晉之分地界於太原晉陽之間迫近戎狄故疆以戎索索法也謂疆理其土地以治戎之法即此所謂奮武衛也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德與此同意此說是也蓋先王之所賴以守衛中國惟在此二百里之地而已此二百里之地不失武備則中國之内可以奠枕無虞而夷狄之民安於邊鄙之外不至有卒

然不可制之患葢夷狄之於中國本不敢有侵侮窺伺之意惟中國失其所以為武備者則有以啟之於是始乃行其干戈之事如漢魏而降夷狄之内附者皆得以入居中國障塞之内是以至於西晉則有劉元海石勒之變石晉以幽涿檀十六州之地貽契丹盡失中國之障塞故至於末帝而有耶律德光之變自古遭夷狄之患未有如晉之酷者然此二國亦皆有以致之然也一則使夷狄入居中國之障塞一則

貽中國之障塞於夷狄則誠所謂失其所以為武備者而有以致之也是知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為奮武衛之地以為華夷之辨此真萬代不可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大亂是以君子以不治治之則乃所以

深治之也自綏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中國禮樂正朔之所不及禹雖畫為五服其寔外之而不治之以中國之治也顧其命此服之名則可以見矣綏服之外五百里其名曰要謂之要者姑但羈縻之而已矣唐孔氏曰要服之名曰要見其疎遠之也要服外五百里其名曰荒謂之荒則比之要又簡略矣漢班超為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某猥承君後宜有以

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禮記曲禮曰其在西戎北狄東夷南蠻雖大曰子王制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此蓋以四者相對而言之則有此四方之名若但舉其一二字而爲言則四者皆可以通稱夷不

必是東方曰夷蠻不必是南方曰蠻如經云蠻夷猾夏又曰蠻夷率服此又以蠻夷而屬之於要荒之服則是唐虞之世蓋以蠻夷為境外種之總稱亦如戎曰戎狄戎曰戎夷皆泛而言之非指其所居之方也要二百里蔡先儒只作蔡字讀𡨄左氏傳定四年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元凱注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此云二百里蔡當亦是放罪人於此宜從左氏作蔡字讀荒服二百里流流罪人於此猶經所謂流共工

是也薛氏曰先王之於罪人以其不可以中國畜之也故流放焉夷狄之而已矣此論為善然而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者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若其為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而可見也據此論蓋五服之名

與其每服之内逺近詳略皆是當時彊理天下之寔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逺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寔也而孔氏論此又不求於彊理天下之制而乃於字上生義附會繳繞最為難通於侯服云侯侯也斥侯服而事於百里采為供王事而已於二百里男邦云男任也任王者之事於三百里諸侯云同為王者斥侯於五百里要服云要束以文教於三百里夷

云守平常之教於二百里蔡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於三百里蠻云以文德来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云流移也言正教隨其俗凡此等說今皆不取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攷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於流沙揚州曰淮

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薛氏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曰漸曰被曰暨者皆言其境界之所及特變其文爾非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說者乃謂東方之民仁而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也西方之民信而難變故

言被被者被乎其外而已南方之民詐而多忒北方之民勇而善悍故言曁此虛說也夫禹之聲教其所及者蓋無所不深也今言東方之民為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而西方則善執而難變南方則詐而多忒北方則勇而善悍故但被之曁之信斯言也則是禹之聲教所及之深者惟東方之民而已豈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哉下文旣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於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

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某於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已詳言之矣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内外之辨末乃言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至悉可謂無餘藴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於其間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

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荆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兾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徐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三千里此九州

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為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内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東河至於西河千里此蓋畿内之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州之

北距於恒山則已接於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於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内而自衡山至於南海蓋又將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於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太贏以北言之則太縮此寔某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説也大禹之功萬世永頼

與天地同垂於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為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乘除相補以為疆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有兩説孔氏曰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王氏曰禹錫玄圭於堯以告成功也此兩説皆未敢以為然堯錫圭於禹而謂禹錫玄圭其文為倒置矣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理以某所見此

是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周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如周公之禱於三王亦曰植璧秉珪禹之治水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於是錫玄圭而告成功也然而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與師錫帝曰納錫大龜同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也

尚書全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一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甘誓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古者將欲整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尤嚴於軍旅故書有六體誓居其一焉大抵爲誓師而作也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軍旅之有誓蓋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謹

其坐作進退之節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啓湯武皆有之甘者所誓之地故因以名篇亦猶牧誓費誓也啓者禹之子也有扈氏夏之同姓其地在漢之扶風鄠縣啓之與有扈戰其誓師也聲言其罪惟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初未嘗詳言其所以討之之故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亦但言其不服而已唐孔氏遂以謂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此

說亦但是以私意而臆度之其實未必然也案左氏昭二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所謂觀扈即此有扈國也唐孔氏載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是為有扈恃親而不服啟之政令考之楚語觀射父之言但云夏有五觀不言觀扈唐孔氏蓋是誤以趙孟之言為觀射父之言此雖小誤亦不可以不正也有扈氏之罪經無明文然趙孟以

比三苗徐奄則知有扈必是頑嚚不可教訓且恃險而不服者故啟率六師而征之其誓師之意與秦誓湯誓無以異故聖人録其書以為萬世法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名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唐孔氏以為啟之西行甘當在東郊融乃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啟誓師於甘之野當是親征至其地也周希聖曰天子之兵常隱於六鄉四方有變專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親征之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是天子親征

之此說是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案大司馬法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乃召六卿者王之六卿皆行也李子真曰此所謂六卿非自冡宰至於司空之六卿也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葢王之六鄉别有此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率其鄉之萬

二千五百人而為之將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即此卿也若以王朝之六卿即當用兵之時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於司馬故凡戰而言六卿者皆六鄉之六卿也此論得之六卿皆行而誓師於甘之野則是天子親率六師而征之也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故其戰謂之大戰盖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強至於舉國而伐之是其勢將與京師抗衡而方伯連率之力所不能討啟之是行

也社稷之安危盖係於此矣然則其用兵者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李校書論虞書言咨之義曰咨之為言其後變而為嗟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衆湯誥曰嗟爾萬方有衆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盖嗟者即咨之義也其召之則曰六卿其誓之則曰六事鄭氏謂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之戒左

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其說是也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蓋呼六事之人使皆聽予之誓言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此則聲言有扈氏之罪也五行三正說者不同據有扈氏夏之同姓也其驕蹇跋扈而不可制廢尊尊之義失親親之恩啟之聲言其罪而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義不必求之太深要之但言其廢三綱五常

而爲是昬迷耳威侮者專其威虐而侮慢之也怠棄者怠慢而廢棄之也味此言啟之致討於有扈之辭可謂簡而盡微而顯矣蘇氏曰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有以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此其論五行三正誠為切近然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蘇氏之說其亦未敢以為然也有扈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獲

罪於天而天絶之矣勦截也截絶謂殄滅之也天之殄滅有罪必假手於人啟為天子當命徳討罪之任不敢赦也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啟之為天子當命徳討罪之任不敢赦也於是率六師而討之豈以快一時之私忿哉凡所以致天之所罰也沈同以孟子言燕可伐而伐之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子應之曰可彼然而

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盖非天吏則不可以行天罰而為天吏則不可以不行天之罰故經載誓師之辭無不以行天之罰為言者盖茍非行天罰而用兵則是志於殺人而已其何以為後世法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啟謂我命所以討有扈者所以恭天之命爾之衆士

亦當恭我之命而無致失其坐作進退之節也古者
車戰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
一居右一居中車中左右主擊刺而馭者在其中左
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
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之左右各有其事而御者
在中惟主馬之驅馳而已然此乃指凡常之兵車而
言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

下在其中央主擊鼔與軍人為節度也此所誓乃六事之人非專為主將而言故指凡常之兵車而戒之也攻治也在車左者不治其車左之事在車右者不治其車右之事與夫在車中者御馬而非其正皆不恭我之命者也盖左右不治其事則足以致敗左右治其事而車中者馭之失其正則亦足以致敗左氏傳襄二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使宛射犬御廣車而行已皆

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若射犬之類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以是知左右乘車馬雖勇又在於御得其正也王氏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誓徒也御非其馬之正誓車也此亦一說然三代以來皆用車戰春秋所載列國戰爭皆用車而每車必有左右與御此所誓者曰攻于左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與左氏所

載相合不必分徒與車也夫古者車戰每車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於車
而已又何必於誓車之外又誓其徒邪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左攻于左右攻于右馭得其馬之正是用命也故賞
于祖以勸之其或不然則是不用命也故戮于社以
威之蓋古者天子親征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
行用命則賞于遷廟主之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之

前示不敢專也賞于祖戮于社蓋尊祖嚴社之義也案禮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又曰若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蓋自以其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其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行固以致其尊祖之義耳於是而賞焉亦所以尊祖也左傳定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蓋自其以社主行而祓社釁鼓固已致其嚴社之義耳於是而戮焉亦所以嚴社也由其尊祖嚴社

故刑賞於此分焉先儒從而分為陰陽仁義之說則鑿矣遷廟之主與社主皆在軍中於是而賞之戮之則是不待乎班師振旅而刑賞固已行矣予則孥戮汝者此蓋言汝苟有不用命則非但戮及汝身將併與其孥子也謂戮及其妻子也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夫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刑是乃商紂與秦所以亡者也帝王之世豈容有此雖漢孔氏以謂權以脅之使勿犯然啟湯既有是言則是當時實有此

刑苟有不用命者必不免於孥戮蓋其所謂戮者非殺之之謂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楚子之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耻辱焉雖加鞭扑亦謂之戮也孥戮者猶所謂其孥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槀者是也夫從天子以征伐不庭而不用命則其孥之至於罪隸舂槀豈為過哉非罪人以族與夫參夷之比也又漢

書王莽傳舉此言顔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孥戮之以為孥也説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泰誓曰因孥正士豈戮子之謂邪此一説理亦可通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兵不可去則誓亦不可去也夫驅民於鋒鏑戰爭之下茍不先為之誓戒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其有不用命者遂從而殺之是罔民也焉有仁義用兵罔民而可為也吳王闔閭欲試孫子以兵法出宮中美人百

八十人孫子為分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約束既布則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左婦人復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斬二隊長以徇於是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準繩規矩以為雖赴之水火可也向使孫子未嘗三令五申

乃欲戮其不用命者以徇其餘則彼亦且有辭矣尚安得而用之哉由是知國而不用兵則已苟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誓戒之言不可無也舜禹之所不能免也彼謂商人作誓而民始叛誥誓不及五帝是皆不達夫時變之論也

五子之歌　　夏書

詩大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盖聲詩之作世之治亂政之乖和係焉文
武成湯之詩所謂治世之音其政和也若幽厲平桓
之詩所謂亂世之音其政乖也三百篇之作雖有喜
怒美刺哀樂之不同其實皆所以正當時之得失而
言未嘗不本於仁厚忠愛故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
也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
世舜與臯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
樂盖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

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盖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學者於此當以學詩之義而考之經解曰温柔敦厚詩之教也學者能以温柔敦厚之言而取之於此篇之義則得之矣能求此篇之義則凡詩之美刺箴戒者皆可觸類而長之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太康啟之子也盤于遊畋不恤民事有窮后羿距之

于河不得反國故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者亦啓之子仲康少康是其二也此五人皆賢須待太康於洛水之汭不得反國情發於中不能自已故作此歌爾雅曰昆兄也此五人皆太康之弟而言昆弟者唐孔氏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蓋其五人自相稱謂非指太康而言若篇内言厥弟五人則是指太康而言之耳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孔氏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未盡其義薛氏曰尸如祭禮之尸居其位而不為也是故居其位而不能有所為曰尸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不敢有所為亦曰尸康王既尸天子是也此說善也蓋康王居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康王得以亮陰居喪而無闕及於萬幾之務故謂之尸天子而非其罪也至於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幾而莫之省是誠有棄其位之心也此言尸位與羲和尸厥官

同蓋在其位而不為其事也以逸豫先儒以屬於上文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故其說有謂主以尊位而逸豫不勤據太康尸位是居其位而不能為只當作絶句讀以逸豫則連下文曰以逸豫滅厥德猶所謂以蕩陵德也君而滅其德則民懐二心矣故黎民咸貳民既貳矣太康尚不知懼乃盤遊而無節度此足以見其荒滛而不知節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古之明君

非不為逸豫也與民同樂樂而有節則民聞車馬之音見其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及其不遊不豫也則有吾何以助之言蓋其遊豫則為民之所樂也如此今也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黎民咸有二心而猶且肆為逸豫以為不恤則是固已自棄其天下矣欲免於危亡得乎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此則言其盤遊之實事也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則畋于洛之南至於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為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於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案左氏傳襄四年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窮者有羿之國名也其曰有窮者如云有扈也后羿蓋羿是窮之君也唐孔氏引賈逵說文之言以謂羿帝嚳射官也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羿焉彃日烏解羽此言雖不經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

後人之名字據先儒之意蓋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此說為可信案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此逄蒙所殺之羿蓋又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乃為寒浞所殺非見殺於逄蒙也以是知羿非有窮之君蓋是善射之稱也太康既自棄於天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故天下皆有叛之之心於是后羿因民之不忍而以兵距

之于河故太康不得還也北風之詩曰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蓋人君虐用其民而民叛之苟誠有惠我者則將携手而歸之不暇也民既不忍太康之虐政相與叛之而羿於是時以兵距太康于河則是因民有叛之之心而為民所歸也是羿者一時之湯武也然而卒不能成湯武之功也者以羿亦一太康也魏絳曰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則羿之所為與太康實無以異也亦猶秦之暴虐而項羽亦暴虐其何繼秦而有天下乎而適當下民之欲叛太康於虛邪之時故羿得以乘間投隙而用其謀雖與湯武同其實異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與上文不相接蓋太康之始出而遊畋也五子御其母以從至于洛之北則止而待之不與太康俱為遊畋之樂也穀梁子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夫會者所以講信脩睦之禮也然猶必仁者守然後可以出今太康既棄其宗廟社稷遊畋于有洛之表而莫之恤矣然其弟五人皆賢

使此五人之中有一人焉而為之守則雖有后羿之變猶可以不亡其所以至於顛沛傾覆而莫之救者以五弟皆從空國而無人故也夫已則棄宗廟社稷而莫之恤雖宗廟社稷之所得賴以存者又皆從而去使之居無所能為之地將欲赴國家之患而勢不可得施太康之愚暗於是為甚矣五子之至於是也宗廟社稷將敗壞而覆亡而無復安存之理毋子兄弟將離散奔潰而不可保危亂之至無日矣此其所

以咸怨也其怨也憂愁嗟嘆之不足於是情動於中聲成文而詩歌作焉蓋出於其中心之誠然慷慨感厲而不能自已也其作為詩歌則必推原其禍之所由起太康之所以逸豫盤遊至於喪國亡家者惟其荒棄大禹之戒故爾是以五子之歌終始反覆惟追咎其荒棄大禹之戒而不能守以致於是史官推原其意而序之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可謂善明詩人之旨矣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

為作其原蓋出於此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蓋君子所創所守為可繼之道也者雖歷萬世猶可以前期而為之至於子孫之賢與不賢能繼不能繼則係乎所遭如何耳此雖一二世猶不可以逆料也禹之謨訓可以傳萬世然一傳而為啟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夏以之安再傳而為太康不能遵守禹之謨訓故夏以之亡然而作歌之五子皆啟之子也向使太康不為適子而此五人

者有一人焉繼啟以君天下則必能念大禹之勤勞遵守其訓以永其傳矣今五子不得繼世以有天下而太康有天下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亦如微子不繼商而紂繼之此商之所以亡季札不君吳而僚君之此吳之所以亂也雖太康亡然仲康卒能肇位四海少康卒能祀夏配天其所以然者以能遵大禹之謨訓不敢失墜而已此無他以禹之創業垂統誠萬世可繼之道故也使禹之子孫皆得如啟如仲康如

少康者為天下君則其傳也豈不至於萬世哉書序本自為一篇漢孔氏以謂書序序所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某竊嘗以謂孔氏引序以冠篇首若湯誓大誥初未嘗言其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其下則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其下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

御事此為得體蓋若此之類非引序以冠於篇首則安知是篇之何自而作乎至於此篇自太康尸位至書大禹之戒以作歌其序載此篇之作既詳且盡矣而復加之以序曰太康失邦至作五子之歌又如旅獒篇首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至用訓于王既詳且盡矣而加之以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若此之類則為贅矣亦如詩江有汜之序曰江有汜美媵也至嫡能悔過也其義亦既盡矣又繼之曰文

王之時至嫡亦自悔也載馳之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至傷不能救也其義既以盡矣又繼之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至故作是詩也若此之類文義重複有前一段則可無後一段矣有後一段則可無前一段矣故孔氏引書序以冠篇首若康誥大誥之類則為得體若五子之歌旅獒之類則為贅是其所冠之序是非相半如前者不可以不論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唐孔氏云五子之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必是五子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詩歌之體一人之作則自為一篇若出於一人之言者蓋詩歌聲於虞夏之世其體如此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義尤未足也皋陶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繼之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後其義乃足此五子之作歌其始言皇祖之訓而不及夫失邦之怨末乃言國亡民叛雖悔之可追而不及夫謨訓之言史官總而序之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盖五子之意終始先後互相發明然後其義乃備也雖其言不出於一人而其意則若出於一人者以其同也後世詩家有聯句體其原本此聯句者盖其材有所不逮則不可得而強如唐人侯喜劉師服與軒轅彌明詠石鼎

詩畢知竭力終莫能近蓋以其心之所至者有所不同則形於言者不得不異也民可近不可下至奈何不敬此一章言君之所以為君者恃民以安不可以不敬民也自民可近不可下至若朽索之馭六馬皆是禹之言所以垂訓於後世者也故曰皇祖有訓皇大也尊而親之故曰皇祖記曰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凡此所謂皇者皆尊而大之之辭也皇祖者猶言大祖也孔

氏以皇為君則失之矣夫君之與民以其勢而言之則其尊卑之際如霄壤之不相侔以其情而言之則其相須以安猶心體之相須以生也茍君民之情不合而徒以尊卑之勢相較則將渙然而離矣是故君民之分以情則合而安以勢則離而危蓋以情則近之故曰親以勢則下之故曰疎此寔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亂之謨訓首之以一言曰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謂一言興邦此之謂也所謂民可近不可下者以民

乃邦之本故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蓋民心附則社稷固社稷固則君安矣故邦以民為本本既固則邦未有不寧者苟民心離則其本先撥雖強如秦富如隋亦無救於滅亡也以是知人君所以安廟堂之上享其無敵之貴無倫之富所恃者惟人心而已苟不以人心為恃而徒恃勢力以為安其勢力之所不至則匹夫匹婦之愚者亦足以勝之矣如漢武帝平日千乘萬騎導前擁後若不可得而侮者

及其微行出獵求漿於逆旅媼媼曰無漿但有溺耳聚少年欲攻亭而得免以此見武帝平日儀衛之盛彼愚夫愚婦特畏其勢力而不敢侮耳釋其勢則侮者至矣此豈非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乎是故為君苟失一愚夫一愚婦之心則怨之者不釋匹夫匹婦怨之不釋而衆怨於是乎生矣故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而天下之危必起於匹夫匹婦之怨斮朝涉之脛匹夫之怨也刳剔孕婦匹婦之

怨也而商由此而亡故為君者圖治亂於未兆使匹夫匹婦之怨無自而萌則本固而邦寧矣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言人君多失則致人怨矣其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亦不在於顯然過惡苟失於此者在毫釐之間必有怨之矣蓋人君之所據者天下之利勢也一嚬笑一舉措而生民之休戚利害係焉故損怨之道必

在圖之於未見之初苟怨之既形而後圖之亦已晚矣惟匹夫匹婦之愚者足以勝予而所以致匹夫匹婦之怨者又不在大則是人君之所處是誠天下至危之勢也懍危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危懼之甚也朽索易脆六馬易驚則輪折車敗矣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外又有兩騑說文曰騑驂旁馬蓋於服驂之旁又加兩馬則為六也陸農師曰天

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此說可信案漢書梁孝
王傳孝王入朝天子使使持乘輿駟迎孝王於闕下
臣瓚注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天
子副車駕駟馬據此言天子副車駕四則是盛則駕
六如陸氏之說蓋可見矣此將言馬多則懼深以極
其可畏故不曰四馬而言六馬也朽索之馭六馬本
無此事但欲見其危之甚耳亦猶晉人作危語曰杖
頭數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攀高枝盲人騎馬臨深池

亦無是事也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為人上其可不敬民哉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漢孔氏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此說是也惟禹之謨訓其所以垂示子孫者深切著明如此而太康奈何不知以是為戒至於失邦也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申言禹之所訓敬民之實也為人君者在乎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苟以天下為憂則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舉天下聲色嗜好遊畋之樂曾不足以動其心此誠本固邦寧之要道也苟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嗜欲以供其耳目口腹之娛曾不以生民之休戚為念此所以積匹夫匹婦之怨以至於危亡而不自知也故此章又所以申前章之義也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

故但曰訓有之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從禽内作色
荒惑嬖寵也外作禽荒外耽遊畋也甘酒嗜音者言
好此二者甘嗜之而無厭也峻宇者言高大其室宇
也彫牆者言飾繪其垣牆也凡此皆是咈百姓以從
欲而足以致天下之怨故有一於此則未有不亡者
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國人授甲
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禄位予焉能戰遂敗於滎澤為
狄所滅夫衛懿公之所以亡者豈必兼此數者而後

亡哉惟有好鶴之一事耳而其受禍已如此之慘矣而況太康之逸豫滅厥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則於是數者幾於兼備之矣欲其無亡得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又言自陶唐以来保民兢慎故能享其安樂尊榮今則不然所以底於滅亡也陶唐者堯之氏也范宣

子曰昔匄之祖自夏以上為陶唐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盖自夏前謂堯之氏為陶唐冀方帝都所在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始都冀方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啟此三聖一賢未甞失道故歷三百餘年號為極治之世至於太康乃不能守而至於失厥道失厥道則亂其紀綱既亂其紀綱未有不底於滅亡者盖自古國家所以至於滅亡必自失厥道也唐明皇

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以致太平其治庶幾於貞觀及其中年荒於女色窮天下之聲色玩好以供遊宴之娛於是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輩起而用事盡變更高祖太宗之法度禍亂之勢已成恬不自覺及一旦禍發幽陵長驅入關明皇倉卒西幸自長安至於咸陽不四十里間而其平日所恃以為天子之勢者一旦盡去矣於是晝無食夜無燈栖栖然乞憐於獻豆麥之人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惟其失厥道而已

由是觀之五子之歌一章言民情之可畏天子之勢為不足恃二章言逸欲之為害三章言亂綱紀則底於滅亡此雖出於一時感激之意寔為萬世有國家之明訓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此章又申言所以失厥道而亂其紀綱之事也我之祖有明明之德故為萬邦之君言居於冀方奄萬邦

而君之也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所謂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曰典曰則者皆是其典章法度可以為萬世法者唐孔氏曰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言其所制法度之器也太史公曰禹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明甚也其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員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權衡者法度之所自出也五權之法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斤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舉鈞石則五權可推舉權則度量準繩規矩凡法度之在天下者皆可見也於石曰關於鈞曰和特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猶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曰同曰鈞曰角曰正亦但是變其文耳關石和鈞則物貨流通家給人足矣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王府於是而富有也古之所謂理財之政不出於此至於後世然後剝膚椎髓之政興於是用聚歛之臣以為富國之術殊不知禹之所以能使王府富者惟在於關石和鈞而已夫禹之謨訓所以為垂統法度以明示於子孫者如此其詳而其子孫不能保守乃荒墜其已成之緒此其所以覆有夏之宗絶大禹之緒也孟子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三章言今失厥道亂其紀

綱則朝不信道矣此章言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則工不信度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其能免於覆宗絶祀乎羿雖以兵距太康於河而廢之然而卒立仲康其後羿篡相而奪其位卒為寒浞所殺而代之少康竟以一旅而興天下是以有夏之宗卒不覆而大禹之祀卒不絶也然而此章言云爾者蓋自其時而觀之意其必至於滅亡而無復有興復之望亦猶正月之詩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言其滅之之

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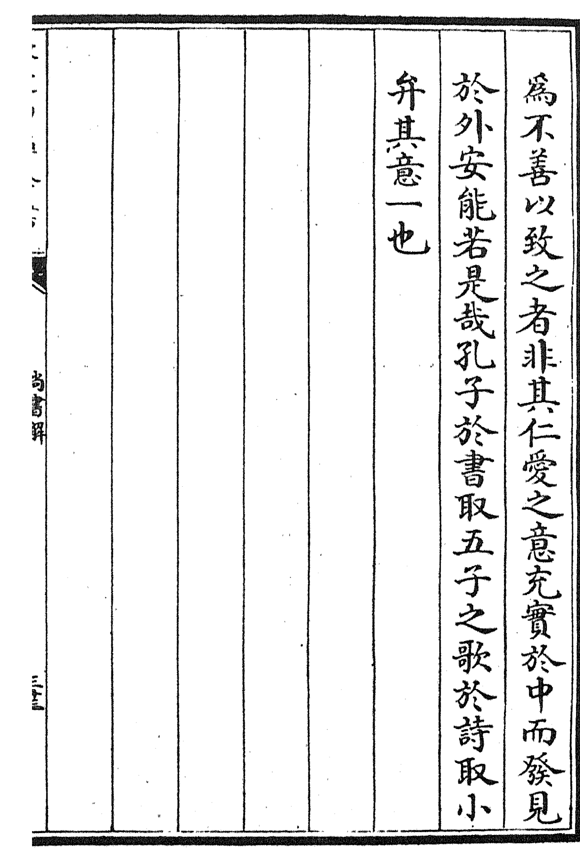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此章又結前義以致其情也嗚呼者嗟嘆之辭也歎其倀倀然無所歸也無所歸則死亡無日矣故予懷之悲夫以匹夫匹婦之怨猶不可犯況以萬姓怨憤之情而仇於予予將誰依以免於禍乎鬱陶哀思也忸怩心慙也言我負此萬姓每憂積於中以慙顏之

厚而心又忸怩也有又也孔氏曰慙愧於仁人賢士
非也顔厚有忸怩但是慙於斯民而已既慙於斯民
而顔厚有忸怩矣於是又斷之曰我則弗慎厥德於
其始矣今雖忸怩而悔之何所及哉五章之義至是
而足矣陳博士曰鬱陶則憂積於中忸怩則愧發於
外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
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
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

之以為己事者盖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孔子曰詩可以怨盖謂詩人之意溫柔敦厚而不怒其言和緩宛轉引咎自責而不深咎乎所怨之人仁人君子之心於此可見高子曰小弁之怨小人之詩也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它疏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蓋幽王放太子宜臼而將殺之夫為子而將見殺於父人情之至痛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疏其父如路人也此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然而其怨也但曰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但引咎自責而已此其所以為仁人君子之怨也太康之邦宗將覆滅此五子之所以不能無怨然而其怨也不深尤太康乃若淇身之親



爲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實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哉孔子於書取五子之歌於詩取小弁其意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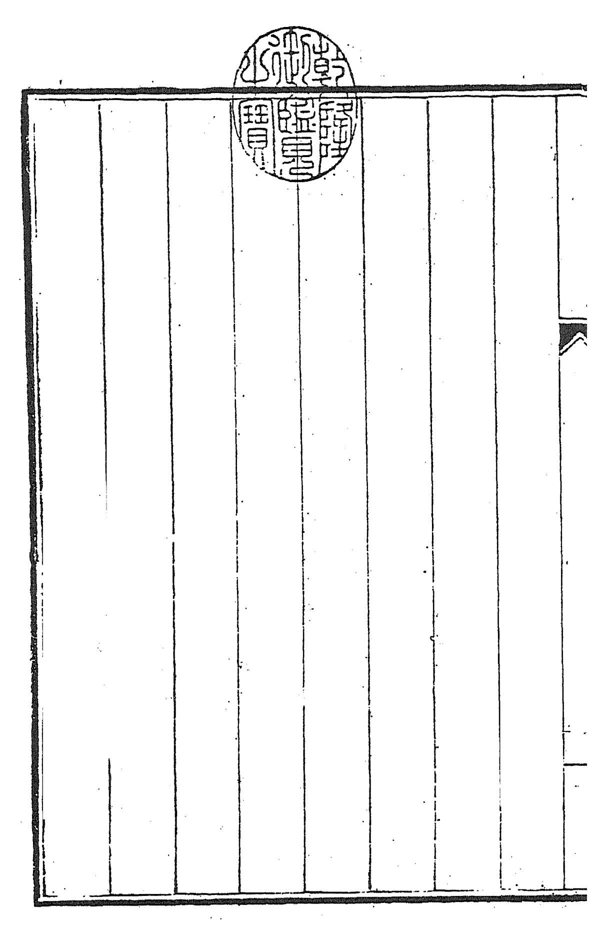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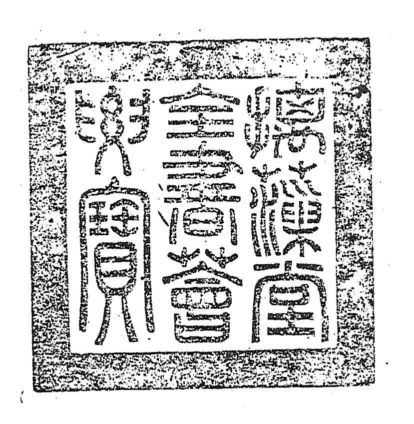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一第十二頁後六行三百里諸侯刋本

里字脫今增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自恒山至于南河刋本南河

訛河南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